



华人不畏艰险的创业精神代代传承，

中西方文化冲突随处可见，

中国和美国的生活情调交相辉映。

华人不畏艰险的创业精神代代传承，

中西方文化冲突随处可见，中国和美国的生活情调交相辉映。

TuoFu GongShe

任良 著

托福公社

W
上海文艺出版社

托福公社

任良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托福公社/任良著.-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7.10
ISBN 978-7-5321-3218-8
I .托… II .任…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56916 号

责任编辑:丁元昌

封面设计:周艳梅

托福公社

任良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74号

电子信箱:csb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b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交大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4.125 插页 2 字数 375,000

2007年10月第1版·2007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100册

ISBN 978-7-5321-3218-8/I·2448 定价:25.00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4742977

目 录

第一章	1
1 赌城遇故人	1
2 年少时光	6
3 梅家弄	15
4 托福公社	21
5 忙碌的托福社员	33
6 同志加兄弟	44
7 先遣军司令	57
8 恩斯顿安营扎寨	71
9 快活林	85

10	打工	99
11	见识赌城	105
12	电脑系研究生	119
13	有破才有立	126
14	妹子,保重	143
15	乒乓外交	162
16	咱俩现在没得比	169
	第二章	185
17	哥哥我要出山了	185
18	家将不家	197
19	二流子,加把闸吧	214
20	女人 工作	218
21	起来,不愿做活广告的人们	233
22	小毛头永远是可爱的	241
23	主任和书记	246
24	终于进了 A 公司	252
25	EA	262
26	她总是要唱主角	272
27	托福公社大庆	284
28	老房子着火	293
29	戈戈达快餐馆	302
30	关键人物	311
31	时刻准备着	317
	第三章	323
32	一脚迈进华尔街	323
33	怎么就是甩不掉你	334

34	追女人季节	345
35	赫尔利	353
36	高,实在是高	356
37	一不留神就成了道具	362
38	VP 大人驾到	371
39	美国梅家弄	382
40	AB 术	392
41	发飙	405
42	米高	415
43	回乡之旅	430
44	洋房 废墟	435

第一章

1 赌城遇故人

应强趴在办公桌打了一个小瞌睡,最后头一歪,下巴一坠,把自己惊醒了。一看电脑上的时间,下午二点五十分。人还有点迷糊,桌上台历显示的日期让他有所怀疑,才想起很久没翻台历了。应强在美国著名的 A 公司已经混了六个年头了,一天比一天更混日子。他差点儿忘了,下午三点钟还有一个技术会议。

应强到会议室时,已经三点十分。果然如他所料,他还是第一个到会的。A 公司是全美五百强的大公司,但近来营运节节败退,还把华尔街的分析师得罪了,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替公司说好话,公司股票一年内已经跌掉百分之八十市值。A 公司像一艘正要下沉的巨船,人人都想趁早跳下去。应强很留恋刚进公司那会儿,那时不管老少都充满干劲,每人都想好好干一番,哪像现在上下都是暮气沉沉的。他想起老邱的话,还真应验了——A 公司有大麻烦了, Big Trouble。

现在公司为了节省开支,IT 部门要外包的传言已经有一段时日了。一旦外包,许多人将不再是 A 公司的员工,所有在 A 公司累计的年资将全部泡汤,年资越久越吃亏。放眼四周,和他差不多年资的老白早已找好了救生圈,要么在公司里转到不会被外包的部门去了;要么干脆升官,成了代表 A 公司和外包公司谈判的代

表,和他同一天进公司的鹰钩鼻罗伯特就是如此。人家是主人,走来走去都是主人,自己永远是客人。不,连客人都谈不上,永远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临时工。此话是老邱当年的名言,当初只觉得老邱掺杂了个人情绪,现在想来老邱很多话非常到位。应强实在不甘心被这么一脚踢出去。一旦转去新的外包公司,就任人宰割了,最后会去印度,就是无情的失业。但退路在哪里呢?刚进公司的时候,他曾天真地以为自己将会一直安稳地做下去,做到退休,拿退休金回上海养老去,真是幼稚得可以。现在屁股后面有一只老铅皮鞋随时会恶狠狠地一脚踢下来。心里的苦水没地方倒,和公社其他社员也很少来往了。其实他最想找的人是远在加州的周原,很想跟他打个电话聊聊天。但最后还是作罢,最让他放不下脸面的人也是这个周原。

今天是礼拜五,下班以后他不知道该干什么。记得以前每到礼拜五,人们都是亢奋的,有许多事情要做。现在连一点活力都没有,最后还是色的念头悠悠袭来。于是他想起了那个丰满的辛蒂,就去了那家叫高跟鞋的脱衣舞厅,可惜她不在。辛蒂是这家舞厅的头牌,其他舞娘没有一个可以和她比。

时间还早,回家也没劲,只有去赌了。这个月他已经输掉三千元了,曾发誓再也不去赌了,至少这个月不去了。今天才十七号,他就憋不住了。他回忆起第一次去大西洋赌场的情形,那还是刚去蓉华园打工不久,和周原、老席一起去的,自己忸怩着。周原诅咒说:“你一定会来的,你一定会赌的。”这个王八蛋。

开车到达大西洋赌城时,已经过了午夜。他仍将车停在SHOWBOAT 赌场。当初和老席周原第一次来赌赌场时,老席就是将车停在这里,以后他每次来也把车停在这里。停好车,先在SHOWBOAT 转转,拉两下角子机算是开赌宣言。从SHOWBOAT 出来,沿着木板道走,咸腥的大西洋海风从木板道左侧刮来,前方不远就是印度宫 TAJMAHAL 赌场。他喜欢印度宫,场面大,有气派,送酒女郎更性感。

应强狼一样在印度宫里转来转去,主要围绕着二十一点的桌

子，耐心地寻找猎物，重点放在二十五块钱一注的桌子。此类赌桌来钱快，也比较容易赢了钱就走人。终于等到一桌符合他口味的：人多，二十五块钱一注，几乎每个赌客面前筹码都堆得高高的，至少有五六百。他毫不犹豫地坐了上去。

几圈牌玩下来，小赢五十，也就两个绿筹码而已，不想马上撤退。又连续玩了几圈牌，变成小输一百。继续玩，他开始和庄家拉锯战，你来我往，正正负负。同桌其他赌客仍然在赢，一个个兴奋得涨红着脸，大呼小叫，击掌相庆，惟有应强是输的。两个小时过去了，他肚子也饿了，还是输五十。他有点火，脑子一热，将所有的赌本都压了上去，一共三百五十。桌子上一下安静许多，其他赌客对他另眼相看。大家都知道，接下来这圈牌，最有戏的就是应强这一手牌了。牌发完，庄家有五，应强一张九，一张二，十一点，绝对的加倍牌。有人吹起口哨，为应强叫好，所有人的目光都注视着他。如此大注，若再加倍，太刺激了。应强毫不犹豫地掏出钱夹，但是，皮夹里只剩一张十元了。倒霉，现在再去 ATM 取钱是不可能的。正在僵持，忽然有人在他肩膀上拍了一下。扭头一看，他吓了一跳，笑眯眯站在身后的竟然是周原。更吃惊的是站在他身边的女人竟然是丁岚，她的手还钩在周原的臂弯里。

庄家不耐烦地吆喝催促，问他到底要不要加倍。周原显然在他身后观战一会了，递给他一枚紫色筹码，说赢了算你的，输了算我的。应强把紫筹码扔给庄家，庄家利落地码出五摞绿色筹码，每摞四个，一共五百，然后分出三摞半，放在应强已经押下的注旁。应强这手牌一共是七百，因为是加倍，只能再要一张牌。应强把手指在赌桌上点点，啪，牌飞来了，竟然是张小三子，总分十四，烂牌。众人都叹气摇头，替他惋惜。周原却告诉他别急。轮到庄家翻牌了，下面暗牌是九，庄家十四点。众赌客齐声呼喊起来，Monkey！Monkey！Monkey！庄家手腕一翻，从牌靴里抽出一张牌，小二子，庄家十六点。众人继续声声呼唤猴子，庄家再抽一张，六，庄家二十二点，庄家爆了！众人都赢了，欢呼着连连击掌相庆，应强像刚从云霄飞车上下下来一般，后背全都渗出了冷汗，定睛细看，确实赢

了。赌友纷纷上来和他击掌。身后有两个老相识，又赢了一大票，应强决定撤退。应强把面前堆成小山一样高的绿色筹码往前推，其他赌友脸色都不太好，似乎看不上他这种一赢就溜的做派。庄家高声吆喝一声 Color，换给他清一溜的四枚黑筹码，两枚紫筹码，黑的一百一枚，紫的五百一枚。应强把一枚黑筹码换成四枚绿筹码，扔给庄家一个绿筹码当赏钱，那人连声道谢。应强拿进筹码时，手有些抖动，旁边老者对他说“Easy”。老者以为他是因银子而激动，其实是因为身后这两个特殊的老相识。

离开赌桌，应强把一紫三黑二绿共六枚筹码递给周原。周原笑呵呵地说，还给利息啊。他只取回那枚紫筹码，其他筹码说什么都不要。应强觉得周原是故作姿态，尤其是在丁岚面前，心中甚觉不快。丁岚一直都微笑着，那种微笑就是对一个老朋友的微笑，一点看不出有任何其他意思。丁岚看上去比以前更有女人气，一身紧身黑衣，让身材显得更丰满。她一只手一直钩在周原的臂弯里，公然做给他看。好啊，你们黏好了，够他妈做作的。

丁岚提议找个地方聊聊天，旁边就有一家附带酒吧的意大利餐厅。三人找了个角落坐下，周原和丁岚合坐在一张双人沙发上，应强坐单人的，面对面，光线很暗。丁岚要了瓶 Perry 矿泉水，周原点海尼根啤酒，应强要了螺丝刀鸡尾酒。刚开始气氛有点沉闷，应强嗓子发涩发干，好在有光线的掩护，不至于太难堪。他跟周原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装着关心对方的发展情况，其实这些情况各自都知道。上个星期八布告诉过他，周原要回新泽西州一趟，但没有想到今天会在赌场不期而遇。

“应强，祝贺你啊！”丁岚说，“听说你已经是 A 公司大经理了，可给咱中国人露脸了。你可别忘了老朋友啊，以后我和周原讨饭上门，千万得拉兄弟们一把，赏口饭吃。”

“哪里哪里，”应强应付说，“大船快要沉了，人人都在逃生，你们要来，就跟我一起体会跳船的滋味吧。”应强把 A 公司的情况稍稍向他们介绍一番，接着他问丁岚的近况。

丁岚说她现在一家基金公司做事，有可能因公司调动回美东

来了,这次只是出差而已。“应强,我得好好谢谢你噢。”

“奇怪,你谢我干嘛?”

“你是我电脑课私人教练嘛。”

“这样说起来,我要谢你的就更多了。”应强想起毕业前的那些日子,不免有点心酸。

“你们两个,一见面就互相谢个没完,全然不顾旁边还有个活人坐着,幸好我还没有喝镇江醋的习惯。”周原说。

三人都笑,应强发现大家笑起来没以前那样张扬了。应强假装潇洒地问丁岚:“他是如何让你上当受骗的?”

周原和丁岚对视一下,不说话,眼神里还是那种让应强不习惯的粘劲。“我是被他感动的。”丁岚说。

“周原他能……感动人?”应强夸张地问。

“是啊,他在新泽西州一路追到加州,把新州的工作也扔掉了不要了。挺男人的,不被感动也难。”

按道理,像丁岚这样复杂又聪明的女人,怎么可能和狗屁本事没有的周原在一起呢?丁岚的事情总让人猜不透。这么多年了,周原在应强心中的形象从来就是一个二流子。出于礼貌,应强还是问了周原在哪发财之类的话。周原回答“瞎混瞎混”,应强心想像你这样的人不瞎混又能做什么?丁岚去洗手间了,他们继续交谈。

“那么你呢,也将跟着人家回来?”应强问周原。

“有可能啊,这次是暂时的,下次可能就是永久的。”

“你一个男人家就专门做这种陪人的事情?”

“说话好听一点行不?看你这记性,不是为了我们托福公社十周年大庆吗?”周原并不计较他的挖苦。

应强才想起此事,前天顾文宜还来过电话。“你准备把丁岚也带到托福公社去?”

“你放心,她绝对不会去,去了不是让你我都难堪吗?”

“听你的口气,以后还会回新泽西?”

“当然喽,可以回来继续罩着你啊。”

应强鼻子里不屑地哼一声。

“不是因为我一路上罩着你，你个梅家弄小赤佬能一路从上海托福到美国？”周原笑问道。

“别他妈的恶心了。当年在恩斯顿你就是一条癞皮狗，要不是我喂你狗食，你早就是一把狗土了。”应强毫不示弱地顶回去。

丁岚回来了，发现两人脸色都有点僵，就问你们说什么呢，你们两个从小一路打斗，到现在都没有打够吗？应强礼貌地起身告辞，说明天还有事情。大家又恢复了客客气气，说要常保持联系。

开车回家的路上，两个小时的车程，应强什么音乐都没有放。他心里太乱，一刻都静不下来。干脆把车窗摇下，任狂风呼呼地抽打着脸。记忆像本书，被风吹得哗哗作响，一页页翻过来，一刻都无法停顿下来。

2 年少时光

六年级一班正在上语文课，语文课朱老师也是班主任，一个四十多岁的妇人，正垂着眼帘朗读课文，是赞美一种什么树的。朱老师咧着嘴，发出尖细假嗓音，有点模仿电台里的那种腔调。这时，也是她听觉最敏感的时候。她讨厌下面有人做小动作讲悄悄话。她终于听见了异常声响，把眼光越过竖拿在手里的课本，向教室四下扫描。声音来自教室左右两角，那是她心里划定的重灾区。右面那个戴顶军帽的周原满不在乎地端着下巴，装着把目光移开，好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一样。左面那个穿劳动布衣服的应强有点难为情，把头低下，等于承认做了坏事了。这两个学生的座位相距很远，还在做偷鸡摸狗的勾当，朱老师很想发作，但她有点犹豫。周原是男生的头，后面还有一群跟着起哄的顽皮猴子。应强虽然外表看上去驯服，却是个阴险坯子，鬼点子又多又毒。有次她回头写黑板的时候，从四面八方飞来一顿粉笔头弹雨，事后查明就是应强策划的。朱老师想想还是忍住了，继续朗诵课文，但以更严厉的眼光向他俩各盯一眼，以示严重警告。

这时有敲门声，是隔壁教英文的姚老师来借黑板擦。姚老师满腮胡子，人高高的，总是笑咪咪的。姚老师临走道谢，朱老师连说不要紧格。朱老师待姚老师走后，半天回不过神来。下面有人学一声猫叫，然后就是一片嬉笑声。朱老师有点脸红，要同学们举手回答刚才讲到什么地方了。班长孙青玉使劲举手，然后笔直站起来，非常准确地回答，得到朱老师一番表扬。下面继续有嬉笑声，朱老师的朗诵情绪受到影响。她哗哗地翻着手中的课本生气，就是翻不到刚才念到的地方。姚老师是朱老师的相好，同学们都是这样传的。这些学生都是十二三岁的小不拉子，对男女之事却鬼灵精的。朱老师平时不笑的棒冰面孔，只要姚老师一出现，棒冰就会烊掉，因为她脸会红。这个情景一旦出现，男同学就会笑，女同学也跟着笑。那个作文经常被朱老师拿来当范文念的孙青玉，向朱老师打小报告，说周原带头在背后说朱老师姚老师的坏话。周原和朱老师之间的疙瘩就是这样结下的。现在一听到同学们嬉笑，朱老师心里就发虚。那些男生还频频把头扭过去看周原……

“周原应强你们两个给我统统站起来！”朱老师忍无可忍。

周原站起来，一脸无所谓，下巴斜翘着，两手揣在口袋里，腿一抖一抖的。应强低着头，一副认罪模样。

“应强，当同学们为革命事业发愤学习的时候，你们在做什么？”

应强低下头不说话，手指在课桌上画来画去。

“张彩萍，你说，他们在做什么？”

张彩萍是应强的邻居兼同桌，一个精巧的小女孩。“我在听老师讲课，没有注意他在做什么小动作。”

朱老师不满地翻她一眼。她注意到孙青玉手已举了好一会儿了，示意她回答。

“他们在弹橡皮筋子弹，周原一共弹过去五颗子弹，应强一共弹过去四颗子弹。还有，周原先猫叫，然后学老师说话‘不要紧格’。”

同学们哄堂大笑。周原斜瞪孙青玉一眼，他一向讨厌这个住在他家楼下的邻居。这些都被朱老师看在眼里。“应强，孙青玉同

学说的是不是事实？”

应强犹豫了一会，知道抵抗是没有用的，又见朱老师的猪肝脸色，知道老师真的动怒了，只得点点头，把头垂得更低，以躲避周原那里射来的鄙视眼光。

“哼！我刚才就已经注意到你们两个了。这么大的人了，马上就要升中学了，怎么就没有一点羞耻感？周原你给我站好！大家看看，上课已经上了一半了，他们两个就一直在下面玩这种把戏，幼儿园的小朋友都不要玩的把戏。”

周原顶了嘴，意思说你连幼儿园的把戏都不会。男同学们一片哄笑。朱老师被激怒了，噙噙地走过来，伸手在周原的课桌里摸鸟窝一样一阵乱掏，把掏到的东西往地上撒。除了纸做的橡皮筋子弹，还有许多漂亮的玻璃弹珠，叮叮当当掉落在地下，滚得四处都是。一个绰号瓜头的男生悄悄弯下身去拾滚到脚边的弹珠。周原急得嘴里发出嘶啦声，拿眼瞪他。全班同学笑成一片，给周原助威似的。周原瞪着朱老师，嘴里不满地嘟囔着。朱老师喝令应强把地上这些脏东西统统捡起来。应强乖乖地弯下身拾弹珠，顺便把好的弹珠偷偷往自己兜里放。

“同学们，你们看看，周原自己不要学习，还不要别人学习。他凭什么敢如此嚣张呢？”她自问自答，“不就是有一个做干部的父亲吗？不就是个乒乓球队员吗？我们有必要提醒一下周原，你父亲不过是人民群众的小小勤务员，乒乓球队员也不是永久的。我会立刻和乒乓球队老师联系，取消你的资格。你瞪什么眼？大家都看见了吗，他竟然用恶毒的眼光来威吓老师！”

朱老师这一招很狠，谁都知道周原最在意的就是乒乓球校队队员。周原开始顶嘴。于是同以往历次冲突的结果一样，朱老师让周原滚出教室去。周原早已习以为常，呼地拉出自己满是钢笔水墨迹的书包，斜斜地往肩上一搭，大大咧咧地摇出教室。周原走后，应强顷刻间成了朱老师的出气包，训斥声劈头盖脸袭来。这些对应强来说根本不算什么，只管低着头，一副认错的样子，多少让朱老师赚回点面子。朱老师训累了，就令他先坐下。这时，下课铃

就响了。

第二天,朱老师宣布,由于周原的一贯劣迹,被校乒乓队除名了,由应强顶上。男生私下里说朱老师蛮节棍(厉害)的。周原和应强是死对头,什么都要比,比跑步,比爬树,比斗鸡,比刮片,比弹子,比乒乓,谁都不服谁。现在周原唯一比过应强的乒乓球校队队员没有了。男生们私下里骂应强参加校队是做叛徒的结果。周原板着脸,好几天不理应强。应强可管不了这些。以前每逢乒乓球校队训练,窗台上一定看得见可怜巴巴带着无比羡慕眼光的应强。上次学校乒乓球比赛,他拿着光板得了第三,但校队没有要他,参加校队的都是拿着海绵板的洋房里的子弟。这些天,应强心里老压着一块石头,觉得还不保险,校队说不定哪天找个借口把他踢出来,关键要有一块像样的海绵拍子。问父亲要过,母亲都帮他求情,但父亲兜头给他一顿臭骂,能吃上饭就蛮好了,哪有钱买海绵板的?

这天放学,应强做完卫生值日,回家路过五洲路那家老头子杂货店,想起裤兜里有哥哥应伟昨天给的一角钱,进去买了一包五颜六色的弹子糖,边走边吃糖。走着走着,后面传来熟悉的脚步声。回头一看,是张彩萍。班里男生都说张彩萍是他的户头(相好),应强四下看看有没有其他同学,不然明天又被那帮男生们起哄,说他们在轧马路了。

“阿强,朱老师又要家访了,你爹又要打你了,看你一天到晚跟周原一起做坏事。”

“猪头三敢说我坏话,我就给她好看。不是我跟他做事,是他跟我!”应强纠正道,又讨好地把手中的弹子糖递过去。彩萍说你那么脏的手拿过,才不要吃呢。

“彩萍,帮个忙好吗?我阿爸最喜欢你,你帮我说说好话,说我数学怎么好,这一点也不吹牛,你也知道这次数学考试就我一个一百分。也许他会给我买海绵板的。”

快到梅家弄了,彩萍朝前蹦跳着先走了。应强望着彩萍的背影,心里有异样感觉,彩萍身体好像胖了,越来越好看了。

应强迈进家门，咕噜噜喝了一大杯凉水，屋外围墙那边就传来了周原迫不及待的一声声叫唤：“阿强阿强，阿强你妈的来不来啊？”再附上嘘嘘几声口哨。

应强犹豫了一下，直着喉咙喊马上就过来。他们两人不管玩什么游戏，都是技艺相当。谁要是不在，另个人玩起来就没劲的。应强踩着吱吱作响的扶梯上了阁楼，从一堆盛衣服的箱子后面扒出一只铁皮盒子，里面净是花花绿绿的玻璃弹子。他挑了些光亮的大头弹，少许漂亮的花弹，还有那种不透明的瓷质夜壶弹，倒进裤袋，用手按着不让它发出声响，咚咚地下楼。然后拎起书包，跟母亲说声去周原家做功课，风风火火地冲出了家门。

周家虽然只隔着一堵围墙，过去还要绕个大弯子。出了梅家弄北面堂口，五洲路往右拐一段，才是洋房的大门，里面有三幢精美的小洋房。据说这些洋房的主人是个纺织资本家，解放前去了香港。洋房现在成了公家房子，住的都是官员，上下班的时候有小汽车进进出出，其中一辆是周原爸爸的。那个白眉毛的看门老头认识应强，应强叫一声伯伯就进去了。他往二号楼二楼的一个窗口张望一下，那是孙青玉家。

周原一阵风似的迎面跑来，见了应强就说：“哟，王连举来啦。”

“你懂什么，我不做无谓的牺牲。”应强辩解说。

周原对朱老师还有余怒，逼尖着喉咙，学朱老师对姚老师说话的腔调，不要紧咯不要紧咯。两个人嘎嘎地笑弯了腰。周原四下鬼鬼祟祟地看看，从右裤袋里摸出一个草纸包，摊开给应强看，原来是些又干又枯的藤枝。应强问是何物，周原骂他蠢（傻子），这都不知道，这是丝瓜藤，可以当香烟抽的。两人来到洋房围墙南端的角落里。这里是一块平平的泥地，前方有一圈厚密的冬青树，更前面是一株密实的夹竹桃树。两人一钻进去，谁都看不见他们。

周原挑了一根细一点的丝瓜藤给应强，自己嘴里叼上一根，正要划火柴时，应强犹豫了，“原子，抽完了身上会不会有味道？”

“你这个人从来不爽气，一副娘娘腔，不抽拉倒。”

“好好，我抽我抽。”

两根丝瓜藤都点上了火，腾起了青烟。周原很用力地吸，腮帮子都瘪了下去。应强的眼泪都流出来了。周原埋怨应强方法不对，没有男人派头。应强连连咳嗽，引来周原一顿好笑。他扔了手里的丝瓜藤，说算了算了，不抽这个了，还有更好的。他小心翼翼地左面裤袋里又摸出一个草纸包，摊给应强看。

“这么高级的香烟！过滤嘴的！”应强惊呼。

“大中华的，听过吗？这是招待外宾的烟。我爸还有更高级的熊猫牌，那是毛主席抽的烟，高级吧？”

两人抽起烟，周原还是嫌应强抽烟的姿势不好看，他示范给应强看，拇指中指夹住烟，食指跷起，一下下敲震，又见应强老练这个动作，又催他快抽，免得白白把烟烧掉了。抽完烟，应强查看食指中指之间的颜色，并让周原帮他闻闻身上烟味是否重。周原说，跟你们梅家弄生的煤炉一个味道，有什么关系。

“恭喜你啊，做了叛徒，连乒乓队也让你混进去了。”周原酸酸地说。

应强说没有什么可以开心的，校队会把他踢出来的。周原问是不是因为他没有海绵拍子，应强点头。

“那有什么难的？你把我的红双喜拍子拿去好了，反正我也不想打什么乒乓球了。乒乓球都是娘娘腔玩的。”

“真的？”应强两眼放光，他可不管什么娘娘腔。

周原发现自己慷慨过分了，于是改口说红双喜他哥哥可能要用的，借你盾牌吧，也是赤括里新的海绵拍子。应强想盾牌也好，就从裤袋里掏出一把弹子让周原挑。周原说你妈的这些破弹子哪里能跟我的盾牌比呢？

“那你要什么？”应强可怜巴巴地问。

“叫我声爷爷。简单吧，就一声爷爷。”周原说。

应强眼睛眨巴着，盘算是否划算。

“怎么样，就一声爷爷，一块盾牌呢。”

“放你妈的狗屁！谁稀罕你妈的盾牌！”应强忽然就翻了脸。

周原开骂，你个小赤佬，要找死啊你？扑上来掐住应强的脖